

壞、空之間，將一己的心魂精魄「坐隱成晷」，牢牢地戍守在一方「損之又損」的「詩律」之中，凡此都呼應了「人格風格高度統一，文學哲學渾然一體」這句話。

二年前，周夢蝶首度返回故鄉河南，得知母親、二子皆已過世，妻子改嫁後也已故去，這一切對周夢蝶而言，可謂打擊不小。幾度遷徙，周夢蝶在淡水之濱落腳了，這個在他筆下有著「由柘紅而櫻紅而棗紅醬紅鐵紅灰紅的落日美景」之地，已將周夢蝶與台北文化圈的喧嘩隔絕開來。此次「國家文藝獎」頒獎典禮籌備單位一直擔心長年深居簡出、淡泊世情的他不願出來領獎，因為他嘗言：「得獎像是一條被撈上岸的魚曝曬在烈陽之下，是一種痛苦！」所以直到周夢蝶出現的那一刻，主辦單位及文學獎評審這才放心下來。

踩過坎坷顛簸的崎嶇山徑，也踏過陽光普照的康莊大道，今日的周夢蝶依然故我，每天不分晴雨地在他的詩國中勤耕細耘，儘管花果已豐美碩實，但周夢蝶仍繼續散播詩的種子，此次接受中山大學之邀擔任「駐校作家」就是最好的印證！（陳宛蓉）



張良澤： 台灣文學的 捍衛者

取材自台灣土地的台灣文學，在時代的浪潮中，從台灣文壇退隱了三十多年，直到八〇年代，尋訪台灣文化根脈的呼聲響起後才重出江湖。而其中推展台灣文學著力甚深的張良澤，在眾望所歸的情況下，擔任了歷史上第一所以「台灣文學」為名的科系的系主任，這個經歷了八次的

申請才於一九九七年三月獲准成立的台灣文學系，裝載了許多人的期待和希望，也讓台灣文壇有了新的生命力。

張良澤十八歲時作品就見於各大報，早期的創作量十分豐富。一九六六年自成大畢業後，即赴日留學，並取得關西大學文學碩士。學成返國即在成大任教，第一節課便印發魯迅的作品〈故鄉〉作為講義，強調「中國新文學」非從魯迅講起不可，如此大膽的作為，張良澤其實有其目的：試探當局查禁大陸文學的程度，並「聲東擊西」達到講授台灣文學的目的。果真，他的作法受到檢舉，被主任面諭不得再講授大陸文學，張良澤也就名正言順地開始在學院中講述台灣文學。由於他的特立獨行，每年學校都會開會討論他是否留任。在成大的八年中，也是張良澤成果最豐的時期，《鍾理和全集》八冊、《吳濁流全集》六冊都是在這時期編輯彙整出版的。一九七八年因參與黨外的政治運動被迫離開台灣，開始他十多年的異地漂泊生涯。

在日本落腳後，張良澤心中懸懸念念的還是台灣文學的發展，所以在日本筑波大學擔任教師時，仍編出了《王詩琅全集》十一冊和《吳新榮全集》八冊。一九八六年，張良澤在極困頓的情況下完成了個人前傳《四十五自述》，在這本著作中有張良澤的自我剖析，也得以回顧台灣文學近

半世紀的歷史。身在日本，心在台灣，即使在外地，張良澤的所有活動仍在為台灣文學的傳播而努力，除了參加世界各地的座談會，宣揚台灣文化外，也曾在日本主辦「台灣文學研究會筑波國際會議」等，對台灣文學的奉獻可見一斑。

一九九五年，府城文學獎將文學特別貢獻獎頒給張良澤，讓他感受到來自故鄉的溫暖及肯定；一九九七年，在眾望所歸的情況下，擔任了第一任「台灣文學系」系主任。此時，張良澤將帶著心中那股暖意與熱情，為台灣文學的明天繼續奮鬥！
(陳宛蓉)